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一百回 變起家庭證惡果 潮翻歌浦結新書

隔了一天，三太太又同金阿姐去赴君如玉之約。這夜她明中雖是幽期密約，暗中卻奉了丈夫之命而去，所以並不似前番般怕人看見。不過經過公司大菜間的時候，曾四面留心看一下，今天可並沒一個熟人在內。金阿姐卻還不知她皮裡曲折，走到房間內，一問西崽還沒有人來過，曉得今天時候很早，君如玉還不曾去。前番他候我們，今番只好我們候他的了。兩人坐下閒談，金阿姐問三太太：「你的房子也該借了，事不宜遲，若常在這裡吃大菜，說或被二少奶知道，阻擋如玉，不許再來，豈不有誤大事。你若沒工夫去看房子，預備一切，我倒可以代勞的。」三太太說：「你的話不錯，房子我已托人去找，大約兩三天就有回音來了。」金阿姐聽她已教別人去找房子，暗想自己的生意漂脫了，便道：「如此很好。只是那替你尋房子的，必須要心腹之人方好，否則恐其在外多說，反誤大局。」三太太說：「我知道。」正言時，如玉來了，二人便不再講。今兒他們仍舊是空口白話，並不談及正文。臨別時候，又訂期隔一天再敘。如玉巴不得三太太永遠如此相約，他也有下半夜的工夫，去陪伴二少奶，兩面討好，永無衝突之慮。但別人豈能依他的心願，第三次聚會時候，三太太對他說：「這裡中國人吃大菜的很多，時常有熟人看見。況你一張臉，認識的人更多了。雖然我們既幹得這件事，就不怕什麼人，不過無論何事，總以秘密為上著。所以我已另外覓得一處地方，專為你我吃飯，談談敘敘之用，時間由你擇定，倘遇你有別人約會，沒工夫盡可不來，決不勉強，不知你可願意不願意前往？」

如玉聽她說得宛轉動聽，自己也不便執拗不去，只可點頭應允。三太太心中暗喜，金阿姐亦甚歡喜，料想他們事情落局，自己多少終得有若干謝儀，決不致賴掉我的。當時三太太又要求如玉，今夜散了戲，先到那裡看一看地方，只消吃一餐半夜飯，就放你走，決不強留，不知你可敢與不敢？如玉聽她話中有刺，心中雖怕二少奶見怪，也不便回她不敢，只得又答應了。一切講定，大菜也已吃好。如玉仍去做戲，三太太先帶金阿姐到她新借的小房子中看路，以便晚間做如玉的嚮導。金阿姐看她小房子內，居然有三四個男女下人，聽候使喚，心中暗暗驚異。想她這裡排場如此闊綽，二少奶那邊，可被她比落了。這夜三太太因還須去看別個姊妹有事，故教金阿姐先看戲，看完戲就帶他回來，我在這裡等你們。金阿姐領命而去。三太太自然同她丈夫密議，處置君如玉之策，我且慢表。再說金阿姐一個人，到戲館中，因未定座，前排已沒位置。幸虧她腳踏千家，一班公館中奶奶小姐們，認得她的人頗多。有個葉家少奶，招呼她：「阿金，我這裡包廂內，還有一個空位，你進來坐了罷。」

金阿姐落得措油，應聲入內，便坐在葉少奶奶背後。和她挨肩坐的，乃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姐。金阿姐看她頗有些面善，彷彿不是在那裡見過的，但在那裡卻忘懷了。思想多時，卻想不出，因問她叫什麼名字？大姐回言叫阿寶。金阿姐又問：「你進葉公館有多少年了？」阿寶道：「我進葉公館才半個月呢。」金阿姐問她：「從前在哪裡的？」阿寶道：「我從前在鑫益裡賈公館有好幾年。」金阿姐一聽，就想了出來，原來這賈公館，便是賈琢渠的公館，從前方四少爺住在他那裡的時候，衣服都是金阿姐包做，因此往來相熟。不過日子隔得久了，一時竟想不起來，此刻方才明白。因問：「你家少爺同少奶都好麼？方四少爺可有信來？」

阿寶聞言，歎了口氣說：「方四少爺，一去至今，未有信來，這也或者為了他貴人多忘事的緣故。講我們少爺的一份人家，現在可已拆掉了，不然我又何致於出來投靠別人呢。」金阿姐驚問：「此言怎說？」阿寶未曾開言，已是淚落青衫，言談之下，金阿姐亦為之歎息。原來琢渠自同齊八等一起賭博之後，手氣大佳，帶吃帶贏，共被他刮進五萬餘金，滿心麵團作富家翁了。便是朋友們，也曉得賈某發了財，恭維他者，頗不乏人。有一天趙伯宣來拜會他，寒暄既畢，伯宣申敘來意，因他自做官銀行監督以來，恣意浪用，虧空公款至十餘萬金之鉅，這風聲不知怎的為北京總行知道了，派員下來查賬，他移東補西，四面挪湊，現已有了大半抵當，若能再得五萬金，便可將這窟窿補足，只消調查手續完畢，仍舊可以划出來歸還的，所急在此一時。本來還可向魏文錦商量，恰值文錦已動身往湖北，興辦實業，存款都已提清。倪俊人又是個空心老官，名氣雖好，銀子卻沒得盈餘。一處處的小公館，開消浩大，虧他還在馬上，不致左支右絀。其餘諸人，光景更為不如。想來想去，惟有你琢渠兄，連年蒸蒸日上，正青雲得意之秋，可否相助兄弟一臂，此恩沒齒不忘。

琢渠聽伯宣要借他五萬金，暗想你倒不錯，估准我家私來的，卻沒再說多些。但自己鑽營了十多年工夫，好容易今年方掙起這五萬金家私，焉肯輕易授人。況他雖然說暫時填虧空，調查完畢，便可划還。但此時北京既已疑心了他，調查之後，焉知能再讓他聯任與否？設或就此撒了差，這票填款豈不完全落空了麼！照此情形，莫說五萬，就是五千五百，我也不能借與他，擔這空頭風險，因即婉言回絕，說：「伯翁有所不知，兄弟失就多年，依人為活，何嘗有銀子積存。外面雖然盛傳兄弟怎樣怎樣的得利，其實都是耳食附會之談，捕風捉影，何足深信。試想兄弟既無資本，就跟他們逢場作戲，也不過分潤一二紅利而已，況上海的局面，遠不敵北京萬一，則全檯面的輸贏，能有幾何。我從旁分紅，更不必說了。伯翁是明白人，幸勿輕信外間的流言，兄弟哪有力量，幫助足下，這件事務請你另行設法為是。伯宣聽他推卻，不能用強，也只可失意而去。但這五萬金為數非細，一時何從彌補，料想查出之後，也不免管押迫繳。與其坍台於將來，不如自了於現在。短見既萌，那一夜他竟暗服一瓶安眠藥水畢命。這消息登出報上，琢渠見了，曉得是自己那天沒肯借銀子的禍根，不然就不致有這件事了。因此五內不安，忽忽若有所失，時常咄咄書空，說雖非我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少奶奶笑他發癡，他也置之不顧。

有一天，他被幾個朋友邀出去坐汽車，回來經過白克路轉角一帶墳墓之處，其時已在深夜。琢渠鬥覺一陣寒風吹來，毛髮俱豎，週身起粟，不覺失聲叫道：「阿喲！」同車的見他面色陡變，嘴唇泛白，身子索落落抖個不住，心知必有緣故，慌忙送他回轉公館。賈少奶正在別處玩耍，得信趕回家來，琢渠已手足如冰，不能言語。賈少奶平日雖足智多謀，到此時候，見此情形，也惟有啣嚙痛哭，無計可施。還是王媽有主意，說：「少奶奶哭也徒然，我看少爺或者是中風不語，最好馬上請個外國醫生看看，或有救星。」

賈少奶被她一句話提醒，立刻打發車夫去請德國醫生來，打了兩針，並無效驗。又連請兩個中國醫生，也因他脈息已無，診不出是何病症，彼此都束手無策，教他們另請高明。賈少奶急得對著琢渠，小足亂頓，說：「你究竟怎樣起的病，為何永遠不開口呢？」

但琢渠只顧兩眼直視著她，一語不發。賈少奶摸摸他手腳雖冷，心頭還在發跳，知他並未真死。但眼看他這般模樣，無從下手施救怎不心中痛苦。連王媽、阿寶，都陪著哭得同淚人兒相似。鬧了一夜，到黎明時候，琢渠竟連一句話也不曾囑咐少奶奶，就此撒手歸去。賈少奶奶當時，固然哭得死去活來，毀容盡哀，但過了兩天，覺得自己孤身一人，並無兒女，若為琢渠守節，非但毫無後望，而且太沒來由。幸虧琢渠死在現在，還有五萬餘金遺產。若在去年此時死了，牢錢一個沒有，我也要另謀生路的。此刻雖有了錢，我決不能死守著他，誤了自己的前程。好在我年紀說老不老，還可混得幾年。況我有錢在手，出去也不必依人成事，盡可從容不迫的，放大了眼光，擇人而事。照琢渠這樣人，外間多得很。女人有了銀子，何患無郎。別人說琢渠今年贏這許多錢，交的死運，我看也許是我的運氣來了呢。她主意打定，也不同別人商量，把家中所有東西，賣的賣，當的當，都變了現錢。又把家中一班底下人，歇得精光，自己帶了些細軟，一個人出門，不知所往。有人猜她往北京仍操舊業去了，但也未能證實。不過賈姓一份人家，就此消滅。琢渠遺體停在會館中，也沒人過問，日後免不得要公眾為之料理了。講琢渠生平專以賭色誘人，從中取利，結局如此，可見天道報施之公，惜乎世人蠅營狗苟，孜孜為利，只圖到手快活，卻不道冥冥中更有人為之翻覆呢。當時阿寶講完，金阿姐亦為之歎息，說：「賭場中從此又弱一員健將了。」

她們說話時候，恰值對麵包廂內，有個矮胖婦人，同著兩三個打扮得妖模怪樣的女子，同來看戲。阿寶見了，便指給金阿姐觀看，說：「你可認得此人？」金阿姐望過去，說：「怎不認得，這是開台基的白大塊頭。」阿寶說：「此人可惡得很，她姘著個有

名畫師老黑，我新主子葉公館的少爺，很嗜畫畫她曉得了，便拿老黑的畫，上門求售，說因為老黑近來不給她開消，所以拿他的畫出來賣錢。我家少爺以為他是老黑的姘婦，她手裡出來的東西，諒不致誤，故而一併拿重價收下。豈知後來給識家一看，沒一張真的，你道可惡不可惡呢！」

金阿姐笑道：「這是你們少爺太粗心之過了，本來這種人，哪能相信。」前座葉少奶聽他們談論，回頭問：「你們可是講那白大塊頭的事麼？」阿寶笑說：「是的。」葉少奶道：「她還有開台基拉馬，也賺了不少錢。不過湯裡來水裡去，她自己愛姘小滑頭拆白黨，倒貼也貼卻不少。還有個兒子，專在外間做流氓，惹禍，也拿娘的錢晦氣，所以並沒多少積蓄。本來這種欺心害理的造孽錢，怎能聚得起來。若果因以致富，皇天真沒眼珠了。」金阿姐聽說，打了一個冷戰，沒敢接她的口。看台上君如玉已出台演戲，彼此都聚精會神望著他，也沒工夫再講閒話了。金阿姐留心看如玉的戲將完場，即忙辭了葉少奶，下去候他。先看見如玉的包車夫榮生，正靠在太平門旁邊看戲，忙教他：「快快拉車子點燈，你們小老闆要出來了。」

榮生忙過去拉包車。金阿姐便候在後台門口。後台一班人，都已見慣金阿姐，曉得她今天候在這裡，又不知替那一個拉馬來了。如玉卸裝出來，金阿姐對他點了點頭。如玉會意，金阿姐上包車，如玉也上包車。跟著她往三太太借的小房子所在而來。到得門口，一同下車。金阿姐引他升堂入室，直進房間。如玉看她這裡佈置，比二少奶那邊更為考究，暗贊做官人家的出手，果然與眾不同。即此一間小房子，也不啻大公館的模範呢。今天三太太豔妝■抹，打扮得同新娘子相仿。見他們進門，慌忙上前相迎，一笑嫣然。他兩人在外間相會慣了，此刻也用不著客氣，素手相攜，聯肩共話，更比往時在大菜館中情形不同。

金阿姐仍襲當日二少奶那邊的老套，托故先走。出門時候，連如玉的包車夫榮生，都給回頭脫了。同時楊三也得消息，知道君如玉已入他的機關屋內，急忙準備出發。但那屋中的君如玉、三太太二人，此刻正情話綿綿，其樂無比。然而樂卻樂在面上，兩人的肚子內，各有一樁說不出心事。三太太心知丈夫馬上就要來串把戲了，暗替如玉捏著一把汗。如玉卻因二少奶今兒約著他吃半夜餐，此時諒必已在小房子中等他，自己被三太太纏住，一時不得脫身，心中頗為著急。不過三太太歡喜他，卻是真心。趁此時丈夫沒來，所謂得過且過，權求一時的快樂，卻也未為不美。如玉想爽興此時令她稱心如意了，少停自己也可以脫離這裡，早去陪伴二少奶。所以兩人雖各有各的心事，表面上又都十分快樂。

真的是樂極生悲，房門開處，楊三突如其來，三太太雖屬同謀，但當著丈夫的面前，擁著別個男子，天良上未免有些抱歉，所以霎時間桃花面上，泛來朵朵紅雲，羞愧萬狀，難以描模如玉更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他自從偷婆娘以來，從未受過這般驚嚇。皆因愛他的人，大都費了心機，耗了重金，始能得他枉顧，豈肯預備一個萬全之地，安置這位寶貝。所以數載以來，除卻吳奶奶家中一次，被吳四闖破機關之外，此番乃是第二次失風，但驚恐卻比第一次吃得更为利害。因他原本認得楊三，知他有財有勢，不是好惹的。現在同著他太太坐在一起，猥褻之狀，何堪目睹，料楊三定不甘休，不做高彩雲，恐不免為李春來之續，心中怎不驚怖。但楊三並不以自己女的在別人懷中為意，先回身鎖上房門，藏好鑰匙，始走到床邊，對他們嬉笑說：「你兩個人倒樂意得很，不怕難為情嗎？」

又對君如玉說：「你唱戲唱到別人的戲台上來了，我們這裡，沒聘過你這位名角，你私自登台，膽量倒也不小，現在有何話說？」如玉那敢開口。楊三哈哈大笑說：「好孩子，你上了台很有女兒家氣派，不料下台猶帶幾分雌氣，實在可愛。我意欲送官辦你，卻又很捨不得你的嫩皮膚兒受苦。若不辦你，我的面子也太擱不下了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你若答應的話，我也許你同我太太相敘，彼此利益均霑，兩不吃虧。倘若你不肯答應，我今兒就不能放你過去。門口外面現有巡捕，我只消著個人喚他進來，帶你進去，不教你吃十年八年外國官司，你也不曉得我的手段。你能答應的馬上答應，若不答應，也馬上回頭我一句，限你五分鐘為度。過了時候，我也不能恭候了。」

如玉被他捉住了脖子要挾，不答應勢有不能，答應了又不免精神上受苦。當此無可奈何之時，惟有忍辱從命，預備暫時哄過了一朝，只消脫卸樊籠，日後永不再鑽他們的圈套，諒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。楊三夫婦，果然沒料到這一著，聽他肯了，都不勝其喜。這夜還秘密訂了條約，始放如玉出來。如玉經此一番劇創之後，始知相與女人不是容易之事。要結識大人家奶奶太太，更極危險，此刻索興連二少奶那裡，也不願意去了。回轉家中，痛定思痛，好生後悔。一連數日，沒上金阿姐家去。其時恰值他有個舊識，北京某銀行總理姓鄧的如夫人，到上海來尋他。他一想還是鄧家的不遠千里而來，大有情義，自己同她相識多年，她年年必須趕到上海來尋我兩三次，每每相處一二月，從未受一點意外風波，可見其人的命運甚佳，我也極該趨吉避凶，以免再蹈危機。自此之後，如玉夜夜有鄧家的相伴，索興金阿姐那裡，絕跡不往。金阿姐好不恐慌，便是三太太、二少奶等，也因無端失卻一個心愛之人，不免念念不忘。金阿姐恨毒如玉不過，便獻議說：「某人朝三暮四，原非有情之人，相貌也不過如此，架子倒非常之大，像殺除了他，世界上沒第二個美男子了。我看北京新到的花旦翡翠花，相貌並不輸於君如玉，身段也極可愛，若能請他到此玩玩，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果然有趣，只是聽說他有個哥哥，管束頗緊，只恐輕易不肯放他出來罷了。」金阿姐說：「那只消慢慢設法，諒來天下沒有辦不到的事呢。」金阿姐放這一句風，就是恐眾家女將軍，沒了目的物，下令解散，於她的防務有礙之故。但她既已誇了這張口，免不得要顯點兒手段出來，以免言過其實，為人所笑。她便重托一班專慣牽枝接葉的案目，教他們務必請翡翠花來家一次，讓眾人見見，以顯自己的能為，更欲乘機為二少奶介紹，填補如玉之缺。因二少奶出手極闊，令他第一次進港時，就得一票大大的好處，吃著甜頭，日後方肯聽自己的指揮，這是她獨一無二的秘訣，百發百中，萬無一失。偏偏這一陣上失風，頗出金阿姐意料之外。你道為何？皆因那天二少奶生日，一班姊妹們，都往慶壽。金阿姐自然也起勁非凡，她們這班人本是有名的夜戶，白天睡覺，上了火方肯出世，所以她這裡夜間也異常熱鬧，又麻雀打撲克，灘簧說書戲法大鼓，色色俱全。還有一班吸煙的，卻在榻床上吞雲吐霧，燈火通明。準備熱鬧一夜。恰值這時候，案目帶了翡翠花到金阿姐家中尋他們，有裁縫司務奔來報信。金阿姐看了這裡的情形，知道二少奶等這班人，萬萬抽身不出。便是自己也何嘗走得開呢，沒奈何只得教裁縫司務回去，對他們說：「今兒委實不得工夫，對不住請他明夜來罷。」

但這翡翠花也算是一個紅客，怎禁得他們撒這個冷台。況他哥哥管束得極嚴，今兒他還是掉槍花出來的，到他家裡，又空等了一點鐘光景，得回音教他明日再來豈不心中著惱，當時將那案目罵了一頓，說日後就拿金子放在我面前，我也不願意來了。案目受了氣，無話可說。但次日金阿姐卻邀了三太太、二少奶，還有一班女戲迷家，同來賞鑒這朵翡翠花。豈知等到天亮，還未見花的形跡，方知他失約不來，彼此好不掃興。金阿姐當天便找那案目說話，案目即將翡翠花那裡受來的氣，一一還之金阿姐，金阿姐也受了個大大沒趣，曉得翠花生氣，案目受罵，這條路不能再走，惟向翠花朋友方面疏通，或能請得花神駕到，亦未可知。金阿姐此時又想起了一個人，想那唱老生的黃佑成，與翡翠花十分相好。佑成我也認得，聽說從前與二少奶也有交情，何不請他來家，托其設法。自己打定主意，與二少奶等商量，亦表同情。這回無須案目間接，金阿姐自己當面對佑成說：「有幾個女朋友，要請他吃酒。」

佑成不明就理，以為又有什麼人愛上他了，托阿金介紹，故此歡然答應，晚間准到。金阿姐得此回報，即忙喚了一桌酒菜，送到家中，以便款待佑成。一面招呼二少奶等一班人，同往作陪。佑成踏進門，看見二少奶，不覺呆了一呆。他兩人本有交情，已在金阿姐口中提出。但交情之中，還有一段秘密隱情，卻非金阿姐所能知。原來二少奶同佑成相識的時候，還在天津，屈指年數已不少了。當時兩人水乳交融，十二分情投意合。佑成偶然提起，有個唱花旦的某某，相貌頗美，下了台同女子不相上下。二少奶聽了，便要求佑成帶她同來見見。佑成心腸很直，聞言即引那人同到二少奶秘密敘會之處。不意二少奶一見那人，就心愛萬分，暗地眉目傳情，不幾時兩下竟背著佑成，有了來往。二少奶得新忘舊，自此逐步同佑成疏遠，後來竟不睬他。佑成探知其故，銜恨次骨，常在外間痛罵二少奶無良。今番金阿姐請他，他若曉得有二少奶在內，自然不肯來的，故見面之下，不覺呆呆一怔。自念既已

來了，也不必再縮出去，看她有何話說。二少奶奶卻笑壓承顛，問他一向可好？佑成雖心鄙其人，也不能不勉強答應。金阿姐慌忙擺開煙盤，請黃老闖吸煙，又教自己女兒替他打煙泡。一眾女客，也爭著同佑成攀談說話，惹佑成搭足架子，高興時候回答他們，不高興時候，竟一睬不睬。金阿姐接著了貴客，忙碌異常，親自督率底下人燙酒熱菜，款待佑成。席上只佑成一個男子，餘者都是婦女。除金阿姐母女之外，其餘誰不是太太奶奶的身份，今夜陪著個優伶飲酒，還鶯聲燕語，百般獻媚，可算得上海獨一無二的風光，言之令人感歎。金阿姐即席要求佑成請他介紹翡翠花前來遊玩，佑成已知他們的用意，微笑點頭，含糊答應。二少奶奶見了佑成，不免又想起當初兩人相好時候的情形，席間眉來眼去，得意忘形，酒也不覺多喝了幾盅，站起身來，已有些扶牆摸壁，東倒西歪。金阿姐慌忙扶她到煙榻上橫了。其時佑成也吃罷了飯，在彼吸煙。兩人正橫在面對面，一班女客，也在席上看出了情形，曉得他兩個必係老相識，此刻落得讓他們敘敘舊，故而一個個假借措面為由，退往後房而去。前房中只剩佑成同二少奶奶兩對手了。二少奶奶醉眼朦朧，看他們一班人都跑了，慌忙掙起身來說：「你們這班人那裡去了？」

後房眾人，都不睬她。二少奶奶叫喚兩聲，沒人答應，她也不做聲了。看佑成正自己蘸著煙，在那裡打泡，她便說：「你為何不教別人來替你裝煙呢？」佑成不答。二少奶奶當他沒聽仔細，便又挨上幾步，貼近佑成身畔，看著他打好一個泡，裝上煙斗，擱在燈上抽吸，偶不小心，煙泡著火燃燒起來。二少奶奶慌忙側身下去，幫他吹熄。不期她醉後四肢無力，手只一軟，身子也倒將下去，恰僕在佑成懷中。二少奶奶嬌語一聲，說：「阿啣我跌了。」佑成見她如此，猛把煙槍一擲，又將二少奶奶身子推開，自己霍地坐起，對二少奶奶冷笑一聲說：「你的興致，倒還不弱。只是我們靠著喉嚨吃飯，不能學你們的樣，請你原諒。」說時面罩冰霜，頗為嚴肅。

二少奶奶羞不可當，頓時嚎啕大哭起來。外間眾人聽得哭聲，都忙奔進來問故，二少奶奶掩面無言。佑成卻微笑說：「她吃醉了酒，發酒瘋喜歡哭的。」說罷，仍橫下去，吸罷那筒煙，始道一聲擾，告辭而去。當夜眾人就不歡而散。隔了兩天，翡翠花不來，佑成也無回報。金阿姐曉得又是一場空了，因同二少奶奶等商議，還是自己前往看戲，拿臉前手指耳朵臂膊上的金剛鑽，撩動了他們的心，然後設計進行，萬無一失。於是二少奶奶等蹤跡，又時常出沒於翡翠花的戲館中。那一夜剛值八月初三，眾人正看著戲，忽然正廳內有人爭吵，秩序頗為擾亂。金阿姐生來好事，即忙下去觀看。卻見一個男客，被幾個女客抓住了，說他摸竊衣袋內的東西，那男客面紅耳漲，頗為窘迫，女客中卻有金阿姐認得的白大塊頭在內。旁邊人有的主張送巡捕房究辦。那男客聽說，更急得滿頭汗流，恨不得跪下來叩頭求饒。其時人叢中有個穿素服的少年，本與那男客相識，因心恨其人，不願為之緩頰，現在見了他窘迫之狀，又不免起了惻隱之心，排眾上前，欲代伸辦。不期一露面，那抓住男客的婦人，見了他失聲說：「阿啣，你不是光裕麼？幾時出來的？」那少年聽說，對婦人一看，也陡然失驚說：「原來舅母在此。」

做書的代為交待，這少年便是陳光裕，他自那年二次革命，被人誣陷，捕入鎮守使署營倉，因無佐證，久押未曾定獄。他父親陳浩然，思兒成病，延綿數載，一命嗚呼。他母錢氏，挽人求了大力者，親往使署陳情，因其在押日久，准與取保，釋放回來，辦理喪事。其時如海已死，家產被封，家屬也不知遷往何處。所以舅氏那裡的訃聞，竟無從投送。光裕自經這一翻橫禍非災之後，深知集會結黨的誤處，從此閉門守制，不聞外事。幸此時舊學維持會中一班耆老，如汪晰子、黃萬卷、錢守愚等，都已老成凋謝，相繼歸了道山，這會也無形消滅，他也沒第二個會掛名了。不過悶時候出來看看戲散散心，也不呼朋引類，一個人獨來獨往，免遭物議。今夜卻巧在戲館中遇見他舅母薛氏，薛氏自同白大塊頭結交以來，早與他們同冶一爐，不但盡她兩個女兒自由，便是自己，也人盡可夫朝秦暮楚。

不過她的朝秦暮楚，與別人微有不同。別人大都注重金錢主義，她因自己手中，饒有資財，故無一定宗旨，遇著年老的刮些，若遇年輕俊俏的便倒貼幾個，也不在她心中。然而婦女一走這條路，她的打扮上，自然而然的能改變常態。所以光裕起初竟不認得她，及至叫穿，方才明白。今夜薛氏帶著女兒，請白大塊頭同幾個女朋友看戲，因樓上沒地位了，始坐在正廳，不意背後有人想摸竊她衣袋中的金粉鏡，被薛氏當場捉破。然而那偷東西的，就是光裕之友衛運同，陷害光裕的也即是。當初賞銀雖然賺得不少，但欺心賣友，怎得常享富貴。駐滬探偵機關部撤銷之後，他也賦閒無就，吃盡當光，依然故我。朋友們又都深嫉他的為人，不願為之提攜。他無計可施，只得在電車戲館和熱鬧之處摸竊別人衣袋裡錢鈔為活。幸他眼明手快，從來不曾破案。今夜他坐在薛氏旁邊看戲，見她擦粉紙的時候，隨手將金粉鏡塞在衣袋內。運同看在眼中，又欲行使他妙手空空的故智。豈知薛氏衣裳腰身頗小，他的手一插進去，就被發覺，當場捉獲。正欲送捕究辦；幸光裕出來，同薛氏認了親，他趁二人說話時候，掙脫了手，擠向人從中，一溜煙不知去向。薛氏也不追趕，教光裕坐了，問他家內的情形，瞧熱鬧的人，無可再瞧，便各自就座看戲。金阿姐也上樓告訴眾人，說下面一個三隻手，東西沒偷成，卻惹人家認了親，倒也有趣得很。眾人都笑說：「這也算一齣戲外戲呢。」